



【读心】

# 格局大与心眼小

时间改变你的身长,也改变你的腰围,当腰慢慢变成腹,也许你蓦然一看,发现自己成了宰相腹里能撑船的人。心眼都被脂肪填满了,想心较比干多一窍都难。

□叶倾城

我不喜欢大而无当的问题,偏偏就来了这么一个问题:“怎样才能成为格局大的一个人?”

我气定神闲地反问:“为什么格局大比格局小好?”

我是写小说的,以小说为例:《战争与和平》气象宏大,纵横捭阖,写了最惨烈的战场,也写了上流社会的衣香鬓影,写了文武百官,也写了贩夫走卒,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。然而,汪曾祺从来不写长篇,最爱写平凡的人,平凡的事,与小和尚恋爱的少女,种菜园子的薛大娘,小小一碟入口即化的镇江肴肉。谁会丧心病狂,拿这二位较量好坏,就好像蝉翼纱与变形金刚,哪里有可比性?

问话的人是个少年,一下子难堪起来,用力擦了擦鼻子,吞吞吐吐地讲:“主要是……我觉得自己格局太小,心眼太小了。”

都是小事儿,他却耿耿于怀忘不掉。有一天他想订个外卖,快到运动社团训练时间了,有点来不及,舍友正闲着,说:“你去吧,我帮你弄。”训练结束,外卖已到,他吃干抹净一擦嘴,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。过了好几天,舍友突然把订餐的截图发给他,他才意识到忘了给钱,立刻局促不安起来:舍友会不会觉得自己是“错进不错出”,有意无意占人便宜?想解释几句,转念一想:那不就成就了“越描越黑”?要心里没鬼,能这么上心吗?

想弥补得周全,却更显得千疮百孔,处处榨出自己校服下的小,他简直无法面对舍友,都恨不能退学了。这事儿他不好意思跟任何人说,因为他们听了只会说:“你呀,真是小心眼儿。”他的小心眼儿在班上出了名的。老师说:“有些同学……”他一定在“有些”里!为此难受好几天;他打翻墨水,泼了一桌子,他急忙擦,同桌笑说:“你这个小邋遢。”他想到他还帮同桌买过辣条呢,越想越不痛快;课间同学们嘻嘻哈哈说话,他走过去,大家却都走开了……

我说:“你隐隐认为他们在背后讲你闲话,又觉得猜疑同学不太好?”

他窘得差点儿趴到桌子上去。

我忽然口吐真言:“我也从来不是一个小心眼儿的人。”我和许多人一样,不够缜密,经常出错;又不够通达,放不下自责。我的笨拙,像一只踩在轮滑鞋上的熊,跌跌撞撞在瓷器店里。我真的不是有意的,要打碎那么珍贵的瓷器。我狼狈地向全世界道歉,忍着、捂着、藏着遍身你看不见的血点。我的伤,出于羞愧,不好意思承认。

为什么我说错的话,做错的事,会像慢性咽炎一样,永远哽在喉咙里?又为什么,我明知人家占我便宜,既没有勇气当面拒绝,又久久长长放不下?一遇到类似的事,排山倒海般全部想起。

许多时候,我清清楚楚下了决心:以后,我要坚定且温柔,也大大方方接受我有不足。但明天来的时候,我惊慌失措:到底怎么做才是对?那气量恢宏的人不计较小节,我偏纠缠不清;那真正自私的人“君子坦荡荡”,我只能羡慕。我很懊恼,我为什么不能灵魂有香气,心底有明月?我也想像大江大河般开敞。

但,就像我刚刚说的托尔斯泰与汪曾祺一样,小心眼儿就一定一无是处吗?它不就是“心思细腻”或者“别具心思”吗?

心大的人经常粗糙疏忽,他们看自己大而化之,看其他人也马马虎虎。他们不在乎小事,就一心认定别人也这样。比如吃饭买单,吃爽了就抢得声势浩大,四周侧目,吃得不爽就面无表情,对账单视而不见。他倒是爱恨潇洒了,与他同桌的人,心理活动是什么样的,就不太好说了。

这种时候,细腻的人就有优势了:他知道自己易受伤,也不会把别人当作铁金刚。有些事他做得不好,但他大概不会主动去伤害不相干的人。他对批评敏感,他就努力去改正错误。被冷落让他不安,他尽力不去冷落每个人。甚至,单纯意义上的小心眼儿也有优势。“他看不起我,我一定要活出个人样让他看看。”幼稚不是?但这么想,有些人会奋发图强。有个“人样”为标准,得向这个标准无限靠拢,从金钱、学历、颜值、身材,各方面要求自己。所谓“成为更好的自己”,前提可能是“不接受那个不更好的自己”。

还有些其他人嘴里的小心眼儿是自我保护。总有些人是怀着恶意的,像草里的蛇,他们试探地咬让你痛,又不足以致命。心胸宽大的人笑一笑就算了,等于给了对方再次袭击的机会。而小心翼翼的人冷眼旁观,能看出更多的破绽,从此有三分防范,也就有了七分安全。

当然,有些小心眼儿确实是没事找事,偏偏就是记得:他对你不好;她辜负了你的爱;他说错一句话伤了你的心;你对她的好是纸飞机掉进了沟渠里……人未必能尽善尽美,心里犯犯嘀咕别扭就跟肚子咕咕叫一样,还真是控制不了的。

不能原谅世界,至少先原谅自己。别太自我鞭笞,也别急着鞭笞天下,专心读书,好好工作,小小的心也会开出大大的花,结出累累的果。

至于其他的,交给时间吧。时间改变你的身长,也改变你的腰围,当腰慢慢变成腹,也许你蓦然一看,发现自己成了宰相腹里能撑船的人。心眼都被脂肪填满了,想心较比干多一窍都难。而那些爱我们的人,会爱我们的差身材,爱我们的坏脾气,也爱我们的小心眼儿。

【实录】

# 身边的拾荒人

□雪樱

清明节放假前一天,城市里最长的集体供暖季结束,我却觉得格外冷,是源自他。他又来捡垃圾了。与他似曾相识,此前见过好几次,但是没有留意过,这次我近距离认清他的模样:一米八高的个头,戴高度近视眼镜,皮肤黝黑,身着卡其黄制服,耳朵上半挂着的口罩就像张开的大嘴,双脚趿拉着一双不合时宜的黑皮鞋,每一步都在风中留下沉重的叹息。

小区里的垃圾桶约一米半高,他娴熟地掀开盖子,俯身伸手翻捡什么“宝贝”,弯下去的后背负载着三口人的生活。遇见有人过来丢垃圾,他也不惊慌,不卑不亢,甚至很有礼貌地伸手接过来,丢在一旁,顺势点下头,继续自己的工作。

小区里的人并不多,一场春雨后,显得更加冷寂和清爽。他手里攥着个大编织袋子,挨个楼栋翻捡垃圾桶,像是游走在迷宫之间的“自由骑士”。有时候,他会碰到自己的老伙计,也是拾荒者,年龄比他长个十来岁,个子却比他矮一大截,两人一高一低,在墙角处喁喁私语,他需要躬下身才能听得清。这个伙计,我也有印象,他是外地人,老伴早年去世,精神有些异常,见到小孩子就捧着玩儿。他曾看过传达,后来生了场大病,就被辞掉了。他不愿离开这个地方。那年盛夏,小区进行提升改造,施工过程中挖出很多钢筋疙瘩和铜线。正午出门时我看见他身着圆领白背心、短裤衩,正抡起大锤子砸钢筋,攒多了能卖钱。他完全无视毒辣的太阳,简直泼出命一般,砸起来震碎肝肠的节奏,背上搭着一块脏兮兮的毛巾,很快全部湿透了。我回来时,他还在砸,看得我眼里热辣辣的。

再回到捡垃圾的大高个,我终于想起了他。我上小学时,他来过我家。如果没记错,他是家属大院的子弟,父母都是知识分子,家庭环境很好,他曾进入国内某知名IT公司工作。或许是性格孤僻所致,时间久了他的精神有点问题,迟迟找不到对象。我父亲是个热心肠,帮他张罗对象,走到哪里问到哪里。终于,通过同事牵线,给他撮合成了一门婚事。然而,事后他们一家人再见面形同陌路,结婚时连喜帖也没送。父亲懊恼一阵子后,宽慰自己,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。

世间唯一公平的就是时间的度量。转眼间,二三十年戛然而过,他发白的鬓角显露出岁月的馈赠,他的孩子也长成大小伙子。听说他早就不上班了,干过保洁员,回收过废品。父母去世后,他卖掉自己的房子,在外面租房住。这期间发生的故事一波三折,让人慨叹不已。事实上,他的生活并非想象的那样难以维系,我喟叹的是他的命运,是天意弄人还是自己选择?面对拾荒人,每个人都会心生

悲悯。但是,不同于其他拾荒者,他的俯拾起落,言谈举止,都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秩序。每次捡完垃圾,他会拎着带来的水桶,在小区水站投进几个硬币,打桶纯净水带走。也许,这桶水就是他亮出的生活态度——日子过得再苦再难,也要追求应有的体面。

这让我想起上海作家张怡微说过的,“后来我明白,我们所谓的弱者,其实很多不需要同情,他甚至会让你失望。”所谓“不需要同情”,并非人性之恶,而是指生活中不让人升华的真相,是告诉我们,平视卑微者的必须。这一点我是从曹雪芹那里领悟到的。《红楼梦》第29回,贾府一大家子浩浩荡荡去清虚观打蘸祈福,到了地方贾母下轿,王熙凤迎驾撞上一个剪花灯入了迷冲出来的小道士,凤姐大声呵斥,贾母赶忙袒护,“小门小户的孩子,都是娇生惯养的,哪里见得这个派势?”又说,“倘或唬着他,倒怪可怜见的,他老子娘岂不疼得慌?”说罢,让贾珍带来给他些钱买果子吃,“别叫人难为了他!”细微之处,体现贾母的悲悯心。置身大千世界,人不过是尘埃沙粒,或蝼蚁浮萍,卑微是我们共同的命运。凤姐留给我的刻板印象就是“机关算尽太聪明”,但她也有可爱的地方。第6回,刘姥姥带着孙子第一次登门打秋风,凤姐给了她二十两银子,又转身取了一串钱给她,觉得路途遥远太辛苦,让她用这笔钱雇个车回家。这个“转身”,关乎她命运的翻转。平心而论,后一串钱,比二十两银子要有分量。用世俗眼光打量,这是贾府接济穷亲戚的惯例;从人性角度分析,这串钱闪烁出凤姐的柔软心和恻隐心。多年后,凤姐女儿巧姐被卖掉,正是刘姥姥的孙子救了她,娶她回家。这些细节使我改变态度——品读《红楼梦》不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,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的无奈和底层的难堪,无奈也是人性的尊严,难堪也是生活的美意。对此,我心怀悲悯,学会惜福。

我听过一场传统文化课程,老师开课前讲了一则亲历见闻。那天在公交车站等车时,他遇见一个背着大米袋子的农民工,上车前他做了两个动作,咳嗽、拍土,而且从头到脚拍了个遍,灰尘随着他的动作漫天飞舞,直扑到下风口众人身上。老师让大家思考,最后说了两句话:“你的生命就是你生命的本身,你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贵人。”我生性愚钝,没有领悟,直到重新遇见大高个拾荒人,才幡然醒悟,老师是教我们学会换位思考,善于为他人着想。

再次遇见大高个,是一个午后,望着他探进脑袋从垃圾桶里翻捡垃圾,我猛然间想起,他比我父亲小两三岁,也进入耳顺之年了。这样的生活状态不知道会持续多久,但是,每一天他都不会放弃。